

夜侍卫着您。”武帝说：“你既然是我的旧臣，你是暂时到此，不久即可回去。你回去后，替我对隋文帝说：我原先的各种罪过都快要偿还清了，只有锄灭佛法这条罪恶，实在深重，偿还未尽，至今未可赦免。希望隋文帝为我做一些功德，我借此福佑，方可得离地狱。”

诬法毁佛，既逃脱不了人间法律的惩罚，更逃脱不了地狱之苦的折磨，那可是无尽的酷刑，痛苦中偿还诬法毁佛之罪业。

自2012年至今，中共官场出现了高官落马潮，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李东生、徐才厚等纷纷落马，有的在癌症的痛苦折磨中死去，更多的是被中共法律判刑坐监。很多人理解为中共“内斗”，“这朝不用那朝人”等，根本不是，是善恶有报天理的必然。这些落马的官员无一不是江泽民流氓集团的成员，都是迫害法轮功的帮凶，是迫害法轮功的必然报应。

都知道江泽民害怕因为迫害法轮功被清算，在很多部门安插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自认为是苦心经营的铁板一块，殊不知报应来了，怎么也拦不住，真是：人有千算万算，不如天有一算。这还是中共现任当局出于保党的需要，掩盖了他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的罪恶，以反腐的名义妥协后的结果。人这样做，只能导致后边更大的恶报。

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给众生开辟了一条明白真相，护佛法抵罪得善报的机会。人明白了真相，选择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在入党、团、队举着右拳头发的毒誓，与中共彻底决裂，善待法轮功学员，尊敬法轮功师父，有余力的也讲真相救人，这不是积了大德了吗？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就能躲过天灭中共的大劫难，生命进入历史的新纪元。

反过来，拒绝真相，继续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的是绝路一条，在劫难逃，难逃天灭中共的大劫难，生命要遭受有史以来最大的恶报——形神全灭！生命真正的销毁，永远的失去生命的未来！

正见周刊



台湾日月潭文武庙是依山势而筑的“北朝式”风格建筑，气势恢弘，可以俯瞰日月潭全景，深受来台的中外游客青睐。台湾中部法轮功学员最早就是到文武庙给大陆游客讲述真相。

二零零八年开放大陆游客来台观光后，日月潭几乎是必游的景点，因此法轮功学员全年无休坚持到这儿给游客派发资料，讲述真相。

第867期

2019年4月2日

目录

正见新闻

- 揭中共暴行《求救信》联映震撼台湾 /3
 法轮功学员在瑞典健康展上演炼功法 宁静祥和 /3
 土耳其学员在伊斯坦布尔举办讲真相活动 /4
 辩论会英国议会大厦召开 关注中共活摘 /4

世人觉醒

- 警察觉醒：“不完还咋地” /5

大法神奇

- 高速撞车 车头毁人完好 /5

修炼体悟

- 用心书写真相信的点滴体会 /6
 浅说人神一念间 /8
 闯过病业关，走出人，走向神 /11
 解体色欲 /20
 心里坦荡 就不怕别人说啥 /27
 情不放导致崴了脚 /29
 探望从监狱黑窝回家的昔日同修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31
 是执著心在辩解 /32

小弟子园地

- 与小弟子的对话 /33

善恶有报

- 护佛抵罪得善报 /34

全。不知此功德可抵消罪业否？”阎王问狱吏：“可有此事？”教狱吏快拿福簿来查看。狱吏拿来福簿，上面记载善事极少，只有一张纸，写道：“去年有圣旨拆毁佛堂，独新息一县佛堂得到保全。应折其一生之罪，并延年三十，下世仍投生人道。”狱吏读毕，罪簿尺把厚的文书记录冒出火焰，顿时焚烧得一干二净。阎王叫把李虚放了回去。他就活了过来。

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么护佛护法的人有多大的福报呢？李虚在喝的烂醉之下，做了护佛护法的事，不仅抵消了世间所犯下的种种恶行，还“延年三十，下世仍投生人道”，这是人间想求都求不来的大好事。

与护佛护法相反的是诬法毁佛，就是大坏事，罪大恶极，报应非常的惨烈！

崔浩是北魏位高权重的大臣，官至司徒，他博学多才，才略出众，太武帝对他言听计从。有一天，崔浩随从太武帝到长安，进入一佛寺后，发现寺里面有弓箭刀盾等武器，太武帝不由分说便下令将寺中的僧人全部杀了。崔浩借机建议说：“应该将所有的僧人全部杀光，把佛像佛经全都焚毁。”太武帝于是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命令全国都要这样做。

四年后的太平真君十一年，崔浩因为一点小事得罪了太武帝，结果就被判死罪并被诛灭九族，满门灭尽。在临刑前，崔浩被关入囚车中，狱吏让十个人到车上向他口中灌尿，这样一直走了数里，崔浩在里面困苦不堪，不断哀叫。崔浩先后受了鞭笞、杖刑、徒步、流放及处死等五种刑罚，这是古来被判死刑者从未受过的羞辱。

隋史记载，南北朝时代的宇文邕（公元 543-578）做了北周武帝之后，禁止佛教的传播和信仰。他死后即被判官抓入地狱，受种种苦刑。公元 598 年，有个叫赵文昌的人，忽然暴死，但心头微温，家人停尸不敢入殓。赵文昌到了地狱，见到北周武帝宇文邕，身上带着三重钳锁，非常沉痛惨苦的问他：“你还认识我吗？”赵文昌回答：“我当年是您的侍卫官，日

清楚。”

我们又说，她老师批评她，都不是老师在说，都是师父在利用她的嘴说的，那是师父对你说的，因为师父不能到你眼前说呀。她说：“当然师父不能直接说了，师父不是在《转法轮》中说了吗？大家知道，佛不轻易开口的。要在我们这个空间张口说话，他可以使人类发生地震，那还了得！那轰轰的动静。”我又震了一下。原来她这样理解，当然也在法上。我说：“你还真在法上啊。”她说：“因为我学过，所以记得师父是怎么说的。你天天学那么多法，都不记得就是问题，而且还是很大的问题！”把我吓了一跳。

看样子，她真的修的比我好的多。别看她每天挤眉弄眼的，被大人不当回事的。小弟子呀，我以后真的要重视她，当成真正的同修，大法弟子看待了。

善恶有报

护佛抵罪得善报

心空

唐代某年，有圣旨叫天下所有小佛堂一律拆毁，大佛堂则全部封闭。天下不信佛的人，闻风而动，佛堂佛像都被捣毁。

豫州新息县县令李虚，性情倔强，又好喝酒。这天他正喝得烂醉，得到州里传令后，心中反感，遂下令本县乡官里正：“保护好佛堂，莫理会上面那一套，你们谁毁佛堂，一律处死。”李虚为人凶横，人们很怕他，所以佛堂得以保全。

过了一年多，李虚得病死了，被装入棺材。家人准备第二天抬出去掩埋，谁知半夜里他又活过来。他在里面敲打棺材，家人把他救出来后，转悲为喜。他向家人讲述了在地狱的经历。

李虚到了阎王殿，阎王叫把李虚的恶簿拿来，一看恶簿记录，罪行累累，就要对他动刑。李虚害了怕，忙问：“去年有圣旨下达，要求各地拆毁佛堂、捣毁佛像，独有我县得到保

正见新闻

揭中共暴行 《求救信》联映震撼台湾



一部获得多项国际大奖，用生命揭中共劳教黑幕的真相纪录片《求救信》，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三月二十八日，在台湾台北

国宾影城、台中万代福影城和高雄奥斯卡 3D 数位影城同步上映，合计二十八场。

慕名前来观看的民众，几乎每个人都对影片中的残酷迫害感到难以置信，也被身陷黑牢的男主角坚持信仰、揭露中共迫害的勇气所折服。

这部由加拿大华裔导演李云翔，与冒着生命危险、透过影片记录故事的孙毅，一起完成纪录片。孙毅是片中主角，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两年半，遭到酷刑折磨、精神迫害。他的求救信夹在劳教所出口的饰品中，被美国一名妇人发现，上传社群媒体，引起国际媒体关注，间接促使中国政府废除了数十年的劳教制度。

《求救信》在高雄奥斯卡影城上映时，包括医师、大学教授、社区理事长、金融保险业经理、影音学会会长、制片导演、展望会会长等都慕名前来观看，深受震撼，无不动容。

法轮功学员在瑞典健康展上演炼功法 宁静祥和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至三十一日，瑞典最大的春季“内在和谐与健康展览会”（Harmoni Expo）在斯德哥尔摩市北部的索尔纳（Solna）体育场内举行。三百多个以健康产品、服务为特色的商家、团体参展台分布在两个大厅内，同时有一百多场健康疗法报告会，吸引着很多瑞典民众从各地赶来参加展会。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以其改善身体和精神健康的神奇功效，深受瑞典民众的喜爱，瑞典法轮功学员每年都被主办方邀请参加展会。几乎每次都是安排在离展览大厅的表演舞台很近的位置上，这里是参观者的必经之路。

土耳其学员在伊斯坦布尔举办讲真相活动



二零一九年三月九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伊斯坦布尔最繁华的地区之一的贝西克塔斯（Besiktas）举办讲真相活动，并进行反迫害征签。

法轮功学员首先在商业街炼功，祥和的炼功场面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他们观看真相展板，并索要真相资料。还有游客了解真相后，在要求结束迫害的请愿信上签名。

辩论会英国议会大厦召开 关注中共活摘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上午，“中（共）国强摘活体器官”辩论会在英国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厅举行。

辩论会由英议会多党派宗教和信仰自由小组主席、国会议员吉姆·香农发起举办，十位来自多个政党代表不同区域的英国国会议员在辩论会上发言，强烈谴责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罪行及其对法轮功的长期迫害，呼吁英国政府与国际社会一起，迅速开展独立调查并进一步采取行动制止中共迫害，推动英国政府立法禁止英国公民去中国“器官旅游”。

诚的谢过同修，同时向内找，在法上修炼提高，才是一个修炼人的风范。

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1]李洪志师父经文 《转法轮》

小弟子园地

与小弟子的对话

大陆大法弟子

我女儿八岁多，是个大法小弟子。

我今天说起修炼要从小事做起，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喜欢做家务这个问题，以前为什么老做不好？就是没有把它当成修炼中的一件应该做好的事来对待，嫌麻烦，耽误时间。

今天我跟孩子说：“我找到自己很多问题，小事上也要做好。从现在开始我俩一起从小事起做好吧。我先从做好家务开始，你呢？”她说：“我从回家及时写作业开始。”我说：

“好，你也能认识到自己修炼上有问题呀？”她说：“我当然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了。不及时写作业；学法不积极；炼功不积极；还不能忍，乱发脾气；做事慢，不着急。”她自己找了一大堆。我俩决定把问题写到墙上，互相监督，一个个去做好。

接着，她问我：“你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吗？自己说出来。”我说：“不爱做家务；负面思维重，老往坏处想，结果坏事发生了。”孩子说：“随心而化。”我说：“对，很在法上。”我又说：“我发现自己每次都不愿意做家务，但是知道有人要来，才不得已做家务，这不对呀，这到底是为啥在做家务？”孩子说：“为名利。”我说对。她又说了很多师父怎么讲的关于名的问题，我没听懂，说：“说简单点，不懂。”她说：“你不是发自内心的想做好家务，只是从表面上做好，就是求名。”我一下震住了。原来求名就这么简单，不是从本质上要做好，只想从表面上做好就是求名呀。我说：“你法理好

帮他解开思想中的一个结，都是收获。

事实证明，确实有部分被毒害的昔日同修在我们慈悲的关怀和不断的讲真相中从新走回了大法修炼中来。当然，我们努力了，确实有走不回来的，我们也不要过分的执著。……

要说明的是，我本人指的被毒害的昔日同修，这部分人只是被邪恶毒害，没有在监狱中随同邪恶迫害其他大法弟子，没有毒害其他人。如果对大法和大法弟子严重作恶的，则需要慎重对待。

一些浅显的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是执著心在辩解

欣然

当被别人指出不足时辩解，或者是嘴上不说但是心里不服气，在自己心里辩解，其实很多时候是在为被暴露出来要修下去的执著心在辩解。

师父讲：“消业就是把业消灭、转化。当然业力就不干，人就会有难，有阻力。然而，思想业力会直接干扰人的大脑，从而在思想中有骂老师、骂大法的，想出一些邪念和骂人的话。这样一来，有的修炼人就不知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自己这样想的。”[1]

一、如果我们有长期执著的未修去的人心，一被说就不舒服，这时如果辩解，就是要保护这颗心，不想修去这颗心。一旦我们接受同修指出的不足了，那么这颗心就没有立足之处了，所以执著心就控制着大脑进行辩解，从而保护此执著心不被修掉。

二、如果同修给我们指出的问题我们没有，但是我们生出了不高兴，不能被说等其它人心，那么这些人心也同样应该修去，此时辩解，也是被执著心控制而辩解从而保护执著心不被修去。

不管同修指出的对还是不对，同修的基点是为我们好。真

世人觉醒

警察觉醒：“不完还咋地”

大陆大法弟子

在历史的审判到来之前，每个人都有用良知选择未来的机会。已有许多良知复苏的警察，在明白真相后，对自己的未来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下面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一名法轮功学员的亲戚是派出所的通讯员，回去和这个法轮功学员说了这样一件事。今天（所里）来了一个人，是举报法轮功的。下面是警察和举报人的对话。

警察问他：有事吗？

举报人说：我要报案，

警察问：啥事？

举报人说：我知道某某是炼法轮功的。

警察说：知道了。

举报人一时语塞，呆在那了，过了一会警察也没问他具体事。

又过了一会，警察看他还在，就问：咋还不走啊？

举报人：这就完了？

警察：不完还咋地，滚！痛快滚！

举报人吓的扭头就跑了。

大法神奇

高速撞车 车头毁人完好

台湾大法弟子

师父说：“欠债要还，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1]最近，我发生了一场车祸，亲身见证师父说的这段法，真实不虚。

七月十二日早上，我一个人开车从高雄市回屏东老家去探

望父母，回程约下午一点多，经过屏东里港乡隘寮溪堤防道路，看见远处有一辆载运推土机的中型卡车在我前面，跟我同方向行驶，我以大约每小时六、七十多公里的速度，很快就赶上卡车。在一个交叉路口前，我打算超车，随即将汽车变换到左边车道，就在我车加速要超车时，未料卡车突然左转，等于是整部车横在我的前面，我来不及踩煞车，本能地将车子往右拉，但是仍然闪不过，只见车头直接撞上卡车的后面，车头全毁了，引擎室冒起一阵白烟，飘出一股焦味。车内右前方乘客座安全气囊爆开，物品散落破碎，一片狼藉。

照理说，这么快的速度撞上卡车，力道应该是很大的，我却感觉没有很大的冲击力，我仍然双手握着方向盘稳稳地坐在驾驶座上，心中很平静，没有惊恐的感觉，而且虽然驾驶座的安全气囊没有爆开保护我，身上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我马上关掉引擎，从容地推开门走出车外。当时我真的感觉太神奇了，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心中默默的谢谢师父。

卡车司机看我平安走出车外，整个人愣住了，他赶紧通报警察前来处理。救护车在几分钟之内就赶来现场，我跟救护人员说：“我没事，不必就医。”但是他们要我签下自愿不送医证明书，以厘清责任。后来警方依照法定程序处理后我们就各自离去了。

照理说，我这么快的速度撞上卡车，不死即伤，可是我却一点事也没有。感谢师父随时在身边保护弟子。

修炼体悟

用心书写真相信的点滴体会

大陆大法弟子

我是上班族，平时很少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即使遇到有缘人，也因为不经常讲而开不了口，错失了好多机缘，自己过后也很痛心。看到其他同修讲真相讲的那么好，自己也很羡慕，但就是很难突破。

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探望从监狱黑窝回家的昔日同修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莲心

各地都有陆续从监狱黑窝回到家中的昔日同修。其中相当一部分在黑窝被邪恶洗脑，回家后不再修炼大法，甚至不敬师不敬法。

这部分同修被邪恶迫害之前，确实在做三件事方面很用心，尤其是救人的事情，做的非常多。就这样看着他们掉下去，确实可惜。确实应该拉他们一把。

那么不少同修很热切的期望能把被邪恶洗脑的同修迅速的拉回到修炼中来。当探望他们时，每句话都交流在法上，甚至感觉交流的也挺高，交流了几个小时，最后发现他们没有什么改变。于是就感觉到此同修很难救药，灰心丧气的回家了，再也不与这部分被毒害的同修接触。

实际上应该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师父在法中已经开示了我们。

敬录《二零一三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

“弟子：如何才能让不精进的或者掉下去的弟子从新走回来？”

师父：象对一个没学法的人一样对他讲真相，因为一旦掉下去连《论语》都不会背，大法书中话他都想不起来。他真要走回来得从新学，从新开始。”

从师父的解法中不难看出，对这部分掉下去的昔日同修——并且是被毒害的同修，我们应该从最基本真相给他们讲起，甚至包括自焚真相都需要给他们讲。他们真的被毒害到相信邪恶设计的自焚伪案是真的。

可以想一下我们对被毒害严重的世人讲真相的经历，就用这种慈悲心态与经验给这部分被毒害的昔日同修讲真相。多接触几次，让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温暖，每次的接触中，哪怕

理就变的清晰。我意识到很多家的小弟子为什么会不愿意炼功，直到渐渐脱离大法？原因就是大人对孩子的情造成的，孩子三点多不愿意起床，想睡觉，大人就舍不得叫他了，其实这时就是被情控制了。孩子晚上要跟着出去做真相，大人觉的孩子太小，晚上出去不方便，太苦了，也不让孩子跟着自己，这也都是被亲情所累。平时带孩子学法，也是在情中哄着学一点。有的甚至孩子病业时，也心疼的不得了，给孩子想各种招治“病”，有的就直接打针吃药了。很多同修家的孩子最终滑下去，实际上主要是大人自己情重的原因。早上炼功时，师父对我的点悟已经非常清楚了，当我从法理上明白的时候，下午孩子不想学法，哭闹着出去玩时，我就应该想到这是对我的考验，让我放下情的，可是我还是麻木的随着孩子了。不仅自己被情拖下去了，同时，由于自己守不住心性，还影响了孩子学法。师父早就告诫我们：“任何一个心，任何一种执着，都会造成你进步、提高的困难，同时也会被那些旧的势力、邪恶的因素利用，一定的。”（《二零一五年美国 西部法会讲法》），而我却没当回事，所以才会被邪恶钻空子迫害了。

由此，我想到我平时对孩子情的表现，当看到她很可爱的时候，想抱她一下，有时会意识到这是情，就控制住自己了，但大多时候还是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抱了一下她，挨了一下面。还有，平时她由于一点小事大哭大闹时，我就心生厌烦，当时意识到是去自己的烦心，就尽量排除那颗心，可是孩子还是一次次的哭闹，我就常常批评她：“你都学法这么长时间了，还这么任性，魔性这么大。”可是我却没有往深入想一想，她能当着我的面大哭大闹，不就是冲着我对她没去掉的情来的吗？

前些日子有不少同修因为情出现严重病业，有的甚至还离世了，我也认识到情不是个小事了，可是轮到自己还是不知不觉被情左右。这次崴脚对我就是一个严重警告。我把这篇心得及时写出来，也是提醒陷入各种情中不想放的同修，吸取我的教训，赶紧从情中走出来吧，不要等到被迫害了再后悔莫及。

我始终在寻找适合自己讲真相的项目。因为工作比较轻闲，我就在工作不忙时挤时间写真相。开始时我给在外地工作的同学写，能联系上的同学我都给写。一次同学聚会时，有好几个同学告诉我，猜到了信是我写的（因担心信被别人看到，所以我没有署真名），我又简单的给她们讲一些真相之后，她们都选择了三退（退出党、团、队无神论组织），并高兴的接受了我赠送的护身符。还有我原来工作单位的同事，他们接到我亲手写的真相后有的还传给亲人看。一次我回原工作单位办事，一个男同事悄悄告诉我，知道信是我写的，还说：写的真好，谢谢你。没用我再多讲什么，他们夫妻二人都自愿同意退出邪党无神论组织。还有我的一位同乡，我知道他的工作单位，好多年前曾给他写过一封真相。一次在公交车上偶遇，他小声告诉我：信写的真好，尤其是那个字，隶书体的，看了非常舒心。

本地两位同修的梦对我也有一定的启发。一是家人同修梦见我有一个圆柱形笔筒，上面有好多支笔，但笔筒的底部有果皮、果核、纸屑等垃圾，同修把笔抓在手里，把里面的垃圾倒了出去。另一个同修梦见师父去了他家，并告诉他：你去给我找三百篇体会，十首诗来（指我们本地同修写的）。同修想：我也没有啊！除非去找某某（指我），她能有点儿体会。这些都更增加了我写好真相的信心。

去年年末，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建议给狱中同修邮寄贺卡，我选择了写信，因为我知道每一封信都是狱警先看到。后来我就搜集明慧网上的每日大陆综合消息，看上面的迫害信息中提供的迫害人地址、姓名，给他们写信。因为这样的真相都是写给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及社区人员的，写这些信的过程中暴露了我很多的私心，这也成了一个剃心透骨去执著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刚开始时的一些想法有点儿可笑。

因为是写给警察的，以前的一些负面教训不停在脑中闪

现：曾有同修因给警察写真相信，被查出笔体而被非法关押的；还有因留在信纸的上指纹被查出而被非法迫害的。于是开始给这些人写信时还真有些顾虑，写完之后还用软纸擦拭，并尽量变换着笔体。尽管表面的字意也是本着善心为他们着想，但字里行间却透着些许的怨恨与恐吓，自己还美其名曰：这叫软中带硬。

随着不断的学法、背法，认识到摆正做事的基点很重要，现在写出的真相信己都感觉纯净了许多。以前是为了自己三件事不能落下而写真相信，现在是希望唤醒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生命而写真相信。基点摆正之后，写信时明显感觉到师尊的加持。有时提笔之前并没有明确的思路，但下笔之后却感觉思路清晰，平时想不到的，在信中却一气呵成，语言凝练，干净利落，自己写完之后再次浏览时，都有些惊讶。有时自己看信时，都深深的感受到师尊对众生的慈悲，甚至感动的落泪，因为没有师尊的加持，弟子根本就写不出那么纯善的语言。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刚开始写信时，第一页字迹很工整，写到最后就不是那么工整了，我认识到是急躁心，去掉急躁心之后，再写出的信第一页和最后一页字迹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

随着写真相信的增多，刚开始时的怕心、愤愤不平的心、怨恨心、吓唬威胁人的心、追求结果希望尽快释放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心，基本上被善心、慈悲心取代了，感觉是发自内心的为收到真相信的人着想了。有时也会懒惰，有时间也不愿拿起笔，有时拿笔的手臂又麻又痛，但我始终坚持手写。最近看到同修的体会，她给警察送真相信时，因为是打印的，那个警察连看也没看就直接扔在垃圾桶里，还说同修不尊敬人等。我更加认识到手写真相信的重要性。

点滴粗浅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浅说人神一念间

大陆大法弟子

情不放导致崴了脚

大陆大法弟子

星期日，在连续下了好多天雨后，天放晴了，孩子吵着要出去玩，本来我是安排跟孩子下午一起学法的。但经不起她的央求，就带她去了公园。我自己带了电子书去背法，后来快走的时候，下台阶崴了脚。崴的还很重，整个人倒下了，身体的应激反应导致躺在那里一动不能动，眼睛也无法睁开，大脑一片空白。电子书也掉出挺远。半天缓过来，脚开始疼，疼的很厉害。一时躺着动不了，渐渐有思维了，就让孩子快把电子书捡过来。

回去后，孩子说：“你当时疼的哼起来，我发正念了，你马上就不出声了。”我意识到还是邪恶迫害，就发了一段时间正念，边发边感觉腿脚的疼痛在一点点减轻。紧接着，思想中又出现“病业中的同修可以不用出去讲真相”，“伤筋动骨一百天”的念头。脑子中反应了好多次，开始还以为是自己想的，突然认识到这不是旧势力打给我的吗？这跟“要绑架你”的思维什么不同？就是诱骗我让我承认它的。孩子父亲也被利用诱导我“怎么崴的那么重？说不定骨头断了呢！”无论是自己思想中出现的，还是别人打过来的不正的思想，我统统坚决的否定掉了。孩子有时问我“妈妈，好些了吗？”我都说“好多了。”其实表面上我没感觉到多大的变化，但我知道“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后来坚持学法炼功，炼一套歇一会儿，学一会儿法，再炼，到第三天就能坚持双盘打坐了。乌青红肿的脚也没刚开始那么疼了，走路轻松了不少。一大堆家务也全部自己做了，孩子父亲不帮忙，我也没有心理不平衡，因为我是大法弟子，不能把自己当病人。

回来查找自己，意识到是自己对孩子的情被邪恶钻了空子。本来当天早上三点五十叫孩子起床跟我一起炼功的时候，孩子百般耍赖不想起，我还是坚定的把她叫醒。炼的时候，法

你。”正好那段时间本地有几个同修被绑架了，更没人敢接近我，我想澄清都没地方说，谁也不理我，我感到很孤立。

师父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著圆满。时间会使金子越磨越亮。”（《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我向内找，怎么也找不到错在哪？我有了怨恨：同修呀，表面看着修的好，一个个交流时谈的巴巴的，都觉得自己修的不错，我有事了你们躲，没人问我，背后瞎传，这私还小吗？那段时间，我就一个人默默学法。我想，师父知道我，时间会证明一切。后来，有个老弟子听说这事后，来找我，说：“你别介意，这是给你提高呢，是那块料你就过去。”她的话很真心，我听了心里暖暖的，也有点酸。我又精神起来，好像跨过一座山，我照常学法，每天 3:40 分起来炼功，天天如此。

再后来，没人说我是特务了，见面仍在一起学法和交流。对于我，是迈上了一个台阶。

我是独身，得法晚，有事就愿跟同修说，看看人家是咋修的？可有时侯，矛盾会突然出现。有一次，一个同修大姐跟我说：“你得找找自己了。”她沉着脸，表情不好看。我一愣，心想：“哪错了？”想一圈也没找到。她说：“你是个单身，天天上我家，别人说你大哥啥？”意思是我勾引她丈夫了。其实我上她家，也是她让我去的，我们一起学法，她不认的字我告诉她。她这样一说，我本想解释几句，又一想，过关中是不需要解释的，我眼泪哗哗流，心里酸酸的，也没说什么就走了。回来后咋也找不到自己哪里错了？我照样每天出去讲真相、撒资料。后来，一个同修在交流时说：“对你不好的人都是贵人，碰到不好的事时都是往前推你，你有啥不平衡的？”

写出这两件事，意在交流，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修炼人念头很重要，它是人神的界限，简单而关键。网上有篇文章说：有个老同修妻子死后，儿女买了夫妻墓，当时他没反对。没反对就等于认可，结果不长时间老同修出现严重病业状态，幸亏后来悟到了，发正念否定才没事。

有时候生活中一些平常现象，看似司空见惯，其实里面蕴藏着许多人的念头需要改变，是修炼人不能忽视的。以前我喜欢养花，家里摆了几盆，可总长得不好，叶子像老头胡子，稀稀拉拉，花也蔫不拉几。我说：“你们到我家也是缘分，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好好长，茂盛点，多开花，长好了也是证实大法呀？”可是，这些花还是那样，其中有一颗光秃秃的，一副难受样子，我扔了不忍心，养着不甘心。也找不出我错在哪里？有一天，我给它们浇水时，忽然想到：我这是私呀？想左右它们，让它们花繁叶茂，你想让它啥样就啥样了？证实不证实大法是它们的事，生命都有自己的意愿，我指挥啥？如果是恶缘来的，只能跟你对立。想到这些后，我好像有了点提高，再浇花时心里也没那么多想法了，浇花就是浇花。（建议不养花草好，都是生命，操心不说，容易伤它们和杀生）。

朋友送来几瓶蜂蜜，老伴说：“这东西每天喝点，养颜，是补品。”我每天喝一勺，可是喝着喝着，腿和身上一片一片的起疙瘩，又红又痒。我忽然悟到，当你认可三界的東西好时，三界的理就自动制约你。养颜是啥？是人看重的，神用养颜吗？师父说：“年轻的姑娘总好做美容，皮肤想变的白一点，好一点。我说你就真正的炼性命双修的功法，自然就达到这一步，保证你不用去做美容。”（《转法轮》）有个老同修是医生，70 多岁了，皮肤像水晶苹果，白里透光。我说：“你是否做美容了？”她说：“哪有空做那个？正事还干不过来呢。”她每天早上 3:50 起来炼功，一天学两讲法，然后出去救人，时间抓得很紧。当达到大法标准时，法的美好自然就展现出来了，法中什么都有，还用做美容吗？好的状态是实修出

来的。但是，也有的女同修，几百几千元的美容、美发、美甲，有的同修花几百元染一次头发，还有的花几千元搞什么植物性染发，用高级美容霜，可仍然遮不住脸上的皱纹和偷偷冒出来的白发。三界内生老病死的规律是制约人的，修炼人念头稍有倾斜，旧势力就有了把柄：死死拖住你，把生老病死物质强加到你身上，想不要都不行。

还有一个老同修，看到“扫恶打黑”的标语挂的到处都是，心里很别扭，其实是怕。他猜测：是不是对法轮功来的？心里有怕看见警察就紧张，开车上下班时甚至想：等晚上没人时，得把路旁的标语给拿下去。后来跟一个同修交流时，同修一听他的想法，笑得不行：“这跟你有啥关系呀？你认为不在其中就不在其中，你认为跟你有关系，那就有关系，精神跟物质是一性的，就像一块庄稼地，农民怕鸟来糟蹋，扎个假人绑上布条，风一刮呼啦啦的，鸟就不敢来了。那是吓唬鸟的，你紧张啥？”老同修一下子心里轻松了。

我家门口按了个声控灯，晚上邻居上下楼时方便，可老伴反对，总是关，说“费电”。我说“声控的，不费电。”她说“不行”。我开了她关上；她关上我再开……后来我想，我这是啥念头？神会这样吗？好事硬坚持就是坏事，善心要体现在无为上，高尚的事情硬较劲就是人了。此后我不再跟她较劲，她关就关，开就开。没想到，我不开了，她隔三差五也能开灯了。修炼人都有自己的境界，别人咋样其实与自己是没关系的，修好自己才关键。

有一次，几个同修相约小聚，大家开始点菜，有人说我愿吃这个，有人说我愿吃那个，一人点一个菜，挺热闹的。可有个同修不点菜，只是乐。问他时，他说：“你们点啥我吃啥。”我一下看到了与他的差距：什么是私？什么是口味执着？这种场合人心一下子都亮出来了。有时候点滴小事上能看出不少人心，神不会这样，神是无私、祥和的，不会是吵闹、忙乱、无所顾忌、自私的。《忆师恩》里有一段：师父给弟子点菜，看着弟子吃得很香，很高兴。人神虽一念之差，可修起

法））

“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所以我们就是不承认它。

我想，不只是对色心，对所有的执着心都是一样的：我没有这些心！我就是纯净的！是最正的！

与同修共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心里坦荡 就不怕别人说啥

大陆大法弟子

我得法六年，跟同修交流的圈子小，走的也磕磕绊绊，但遇到心性考验的事并不少，有时候甚至很尖锐。我有个体会：修炼人心胸坦荡，就走的轻松。

有一次，我认识的一个大姐被警察绑架了，她得法比我晚半年。她回来后，不敢回家，我不怕危险，就让她住到我家，我嘱咐她：“我家里有大法书，吃的用的都不缺，你先别出去。”可是，她一个人在家呆不住，就走了。走时把两个手机忘在了我家，她捎信让我送去。那几天单位正忙，我实在没空，就晚送了几家。没想到，她怀疑我在这期间把手机送给了国保警察，她手机里有同修和大法信息。她把自己猜测跟别的同修说了，同修对这事很敏感，马上就传开了，说我是特务，认识的不认识都说我是特务，搞得沸沸扬扬，不少人交流时还提醒：“注意她点，别接触她。”

其中，有个同修给我安过新唐人电视，他听同修一说，生气的说：“要知道她是特务，我都不给她安。”后来，我的电视不好使，找他调式，他说：“你是特务，不管。”我心里很酸，也很奇怪，我入门才几天呀？咋成特务了呢？是什么心招来的麻烦呢？开始，我以为只是几个人的误解，后来，我碰到本地一个协调人，她说：“啊，你就是某某呀？全市挺出名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很久很久了，我的意识中已经没有了色欲的搅扰，安然入睡，悄然起床，一切都是那么干净、自然；异性同修表现的言语朴实，如老朋友般亲切坦荡；常人表现出本分、对自己的妻儿负责。一切都按照各自正规的轨道运行。色欲的概念已经变得陌生，好像它本就不该存在，我意识到，这才是修炼人应有的常态啊！

五、坚定正念

有的同修认为自己修炼前犯过男女错误，或修炼后犯过这种错误，或者我前几世做过这样的错事，从而承认它，我想，不论有没有这方面的错误，都是一样的对待。

生生世世演绎的角色，让我们什么方面的心（物质）较重，都是旧势力安排的，为了今天能操控，能左右正法。“这个旧的势力在历史上安排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做了极其周密、细致的安排。它们为了它们安排的事情不出问题，在上一个地球时它们已经演习过一遍了。大家想想，它们能不执著吗？它们能放手它们要做的吗？”（《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可是系统的搞出这些东西来，严重的干扰了正法，是我不能承认的。就是这样的关系。”“那么作为学员来讲，在这场魔难中能够做到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你就能走过来。”（《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对于修炼后做的错事，也同样是旧势力干的。“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关于副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真正的我们自己是纯净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都是强加的，都不能承认。

“可是呢，我们如果正念很足，又符合了宇宙的一个理，不管是旧宇宙、新宇宙都有这么一个理：一个生命的选择是他自己说了算，哪怕在历史上他许过什么愿，关键时刻还是他自己说了算。”（《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

来有时感到很费劲而遥远，可如果真想迈出那一步的话，也是瞬间的事。

点滴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闯过病业关，走出人，走向神

陕西大法弟子

——对同修因病业离世问题的理性思考

近年来，有多位熟悉的在“七·二零”之前得法修炼的老年同修在病业中相继离世。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未能最后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就被旧势力夺走了肉身，这在许多同修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痛心和遗憾。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导致同修在病业中过早离世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近期在学法背法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真正学好法、明晰法理、牢固树立强大的正念，对于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多么的重要！反复学习师尊“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1）的教诲，让我明白：由于学法不深、法理不清，而造成正念不足、执著不去，是这些同修被邪恶旧势力钻空子以病业迫害离世的根本原因。

下面是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认识和感悟，写出来与同修切磋。

1、没有认识到大法修炼的严肃性和修去根本执著的重要性

师尊在《走向圆满》一文中指出了我们当初走入修炼时的许多想法与人心，教导我们：“那么你可以在此等思想的作用下入大法的门，然而在修炼过程中就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在以后的看书、学法精進中认清自己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进大法的。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著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2）

“你们知道吗？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就是你们的根本执著在掩盖着，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2）

我熟悉的离世的同修几乎都没有重视师尊的这一教诲，没有悟到能否修去根本执著是鉴别一个人算不算大法弟子的重要标准。这些老年同修差不多当初都是带着治病想法走进大法的，修炼快二十年了，没有从法理上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一直没有修去治病这颗心。所以，身体一出现状况就怀疑是病，不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例如：A（同修代号，下同）曾多次住进医院，还不敢让其他同修知道；B 出现高血糖的病业假象时，就告诉同修自己家族有糖尿病史；C 在离世前，不是求师父而是求医院的大夫快救救她；D 对前来帮助发正念的同修说：“你们真的相信自己能圆满吗？我只要身体好、没病就行！”

尽管师尊一再给机会、给许多人延长了生命，但这些同修迟迟没有悟到不修去根本执著就不是真正的修炼人、就无法得到大法保护的严肃性。正如师尊所说：“长期以来啊，有一些学员就是有那根本的执著不去啊！堆积到最后了，过不去了，难就大了。”（3）

2、没有真正认识“以法为师”（4）的重要性和“学人不学法”（4）的危害性

是否能做到“以法为师”（4），这是衡量一个修炼人是否真的信师信法的唯一标准。师尊教导我们：“要以法为师，你不能看哪个人修的怎么样就因此而学人不学法。”（4）然而，在我们地区曾经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学人不学法的现象，这也是个别同修离世的重要原因。

例如 E 早在二十年前就是随着几位好朋友一块进入大法修炼的。她和她（他）们一起洪法、反迫害、证实法，做的都不错；但是不知不觉中就对个别同修产生了情的执著，产生了崇拜和依赖。两年前，相好的同修给她传播诋毁《明慧网》的东西，她忘记了师尊在迫害初期（2000 年）就明确指出的有关“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的教诲，接受了邪悟理念。

这种东西的生命生出了神的愤怒，我大声叫道：整个宇宙中所有色欲的东西全部都到我这里来，全都来！谁安排的、谁操纵的、谁指使的，谁的因素在其作用，一把抓在手里，全都灭掉！

当它们纠集力量反扑，从而控制我的身体被色欲带动的时候，在那个时空中出现了可怕的空气的凝固，它们在期待着我的一念：承认它是我。我对着往我这里扔此败物的那个生命吼道：这个身体虽然被色欲的东西带动了，是因为我过去没有认清它不是我，是这种物质堆积的结果，现在我明确了，那东西绝对不是我！我就是没有这败物！你不就是来干这个坏事来的吗？好，我也就是来干这件事情来的，专门来正法的，专门来灭你来的！直至灭尽！此念一出，那个生命打过来的思维就是极度空旷的绝望：他死活不承认是他自己啊。

邪恶的生命就是不甘心灭亡的命运，它从我的内在动摇不了我，就想办法从外部干扰。有时在学法的时候，我发现有这种色欲的物质，我意识到它是从别的同修那里过来的。这时我的意念呈现出怒发冲冠状：干扰我的同修？干扰我师父正法？绝不允许！功瞬时打出去解体它。

有时它又控制常人（不分年龄、婚否）向我发出那种示好的不正的念头，我瞬间怒目而视（针对对另外空间的生命），发出一念：常人也没有色欲！绝对不允许邪恶伤害众生！意念中，这些常人真的好像是我的孩子一样。师父法中讲过，每一个世人都是与师父签约的生命，都曾是伟大的神，发誓要弘扬这个大法，是为了他代表的众生得救而来，不是来当人的。魔鬼就是通过放纵人的欲望，乱性，摧毁人的道德，使人不像人样，最终毁灭人类，断了宇宙众生的生路。“力挽崩裂前 怎容烂鬼祸”（《洪吟二》- 金刚志）

所以无论在哪里，我都要求自己意识清晰，维护师父，维护同修，保护众生，不许这些低灵祸害人类，正常的人类没有这样的乱象，那么现在是正法时期就更不许有！

恰恰是旧势力要的，就是要你承认它。

三、正邪的较量

一天我模模糊糊的看到一个场景：一个生命漫不经心的，按部就班的，机械的像发扑克牌似的往下面扔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各种各样的执着心，接收到的人都会自然的发出这样一念：哎呀，我又有什什么心了，我得去它呀。然后它再扔，如此反复无休止。

当我坚定的认识到我没有这个东西，真正的我是纯净的时，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我没有色欲，谁弄来的，我追着你灭！这时，那个生命惊慌的弹跳起来，再也坐不住了。意念中我知道它去纠集它的同类去了。

此后这种色欲的物质变得狡猾，它通常会在我的意识很弱的时候干扰我，如很乏要入睡时或将醒而不精神时，再就是在每月的生理周期之前，反应强烈，让我认为这是身体的正常反应而允许它存在。在我意识清楚时，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我没有什么生理周期，更没有什么人的自然反应。师父说：“精血之气是用来修命的”（《转法轮》）。这个身体是要成就未来的宇宙的，不是给低灵作乐的，所有色欲的干扰必须彻底解体！

我每当入睡前都发出号令：我这个肉身需要休息，所有的护法神不离我左右，精心看护这个身体，不论是身体内部还是外部所有色欲的生命、因素，一旦发现立即全部捕杀！如有不尽职的神，不论是哪个层次的也一同解体！

如此一来，邪恶干扰骤减，但又有几次反倒感觉强烈（后来知道是邪恶纠集同类反扑，消磨我的意志，动摇我。）但是我没有消极，没有灰心，反倒更清楚的感受到这一切就是强加给我的，我没有这东西，生起对色欲的极度厌恶，鄙视，感觉它多余、不应该存在，就像师父讲过的对于没有情的感受一样。

四、解体色欲

那天我在发正念的时候，对于一而再、再而三的强加给我

周围同修和身在外地的弟弟（同修）多次赶来劝说，都无济于事。不久她重病住院，前来看望的同修提醒她应该学法时，她说：“我只看没有改过字的《转法轮》”；同修劝她应该看《明慧周刊》时，她伸出手掌、口呼“打住！”不信师、不信法的后果可想而知，她很快离世。

F 是大家都认为修得好的一位协调人。渐渐有一些同修视她为榜样，像对待常人领导那样的恭维她，众星捧月般的守在她周围。怎样学法、怎样做事，就连怎样“诉江”都听她的。F 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协调”已经妨碍了同修“以法为师”（4）、走好师尊安排的修炼之路的自觉性，久而久之也把自己放在了不恰当的位置。例如，有人向她宣传乱法的東西时，她忘记了师尊的“不听不看”（5）的教诲，竟耐心的听完他们的宣讲；当有同修指出她不应该给邪悟者市场时，她却回答：“不听他们说，我怎么帮他们？”。多年来，她都在忙碌的接待着来访的同修，不仅影响学法，而且经常弄得自己疲惫不堪。

就这样，令大家始料不及的悲剧发生了！F 在一次并不严重的呼吸道感染的病业中走了！她的骤然离世，才使大家猛醒，她的早走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忘记了师尊的告诫：“修炼的人不能学人，要以法为师啊！（鼓掌）你们一旦要这样做、这样去想的时候，就会出现两种问题：一个是很可能你会把那个学员弄上绝路上去，旧势力很可能让他出问题甚至早走，从而考验其他学员。”（4）。

3、没有认识到向内找才是排除病业干扰、否定旧势力迫害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和方法

当同修出现病业假象时，常常听到有的同修这样说：“这是干扰，否定它，发正念除它，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那么，如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呢？

师尊在回答学员关于被病业干扰的提问时说：“被干扰，你不能老是觉的谁干扰了我要消灭它、谁干扰了都不行。（众

笑)可是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为什么干扰你?为什么能够干扰的了你?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著?放不下的?为什么就不看看自己呢?真正原因是在自己这儿,它才能钻了空子!”(3)师尊的教诲让我悟到:坚持“向内找”这个修炼的法宝才是否定旧势力迫害、消除病业干扰的唯一正确途径与方法,因为“了却人心恶自败”(6)。

但是,有些出现病业的同修往往不重视向内找。有的只注重找外部客观原因;有的找自己也只是表面的说说而已,并没有在学法中对自己的修炼状态进行认真的对照和剖析。有的同修甚至把不承认病业假象的存在说成就是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告诉病业中的同修:“不承认它,把心放下,不管它!”。这种掩耳盗铃式的“不承认”,实际就是误导同修消极承受邪恶强加的魔难、放弃通过学法向内找、修自己的机会,这不正是旧势力所希望的吗?在这种“不承认”的误导下,就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A 同修腿部有个伤口久不愈合,他没有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而是为了实现这种“不承认”(这回他不去医院了),瞒着同修和家人,把腿伤用布紧紧的包扎、让裤腿遮掩,深夜在卫生间悄悄更换染血的布条。就这样默默承受了一年多,直到伤口大出血被家人发现,才紧急送进医院。这种“不承认”旧势力迫害的做法,不但没有否定迫害,反而加重了迫害!

不向内找也是那位协调人 F 离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F 在常人中形成的自负、固执和与同修相处时表现出来的强势,成了她向内找的极大障碍。在她离世前一段时间,已经出现了咳嗽和消瘦的病业状态,她却并没有向内找自己,对同修说这是受凉所致。一天晚上她突然休克、被送进医院抢救,她没有悟到这是师尊把她从死亡线上救回、再一次给了她向内找的机会。有位老年同修 H 讲到这样一个情节:他听说 F 休克住院后,立即意识到是旧势力向她夺命。他迅即赶到医院,鼓起勇气要把自己看到的 F 的执著当面指出,但几次都被 F 以别的话题岔开。他想:“算了,等她出院再说”。这无奈的一念,竟造成了他

出来的时候,在迷中的修炼人往往容易认为是自己的思想,当你承认这些不好的思想是自己的时候,就等于承认那些不好的生命是自己。其实都不是,它反映出来绝不是叫你承认它是自己的,而是叫修炼人发现它,去掉它,解体了这些不好的思想,就是解体了那些不正的生命,这也是正法的一部分。

二、我没有色欲

“我为什么叫你们返本归真呢?归真是什么目的地呢?就是归到你真正的你自己那儿去。人有许多执著心,各种观念,七情六欲,所有的思想都在你的脑子里,可是这都不是你。” “所以我告诉你们,所有干扰你们思想的可能都不是你。至于有些人在常人的利益当中他放不下,或者是他分不清那个思想是不是自己,他把不好的思想也当作自己,我们就绝对的不再管。为什么呢?因为人把那不好的思想已经看作是自己了,我们这一切却不能给那个不好的思想。”(《瑞士法会讲法》)

“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

“真正你们自己,明白着哪,只是被后天三界内的因素、不好的这些事物给你形成的观念、经验、积累,象土一样把你埋在这里了,真念返不出来,所以得修。就是往出爬,把这些污染拨去,洗净自己。修炼中你们就是在做这个事,同时在魔难中还得去救众生。”(《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色欲就是执着心,就是不好的思想,不是我,所以我没有色欲。

师父一再告诉我们那些不好的思想,执着心都不是我们自己,我为什么不听话,非得承认它是我呢?所以当你说,我的色心、我的妒忌心、我的情很重等等,都是不合法的,你的第一念先要了,使劲搂在怀里,然后再说不要它,用另一只手再去搬开它。就好比是先挖个坑跳下去,然后再往上爬。而这

宇宙体系圆容的问题，这个身体因为与天体的巧妙对映，这边去人心，那边众生就得救，最终通过修炼，将其完全转化成高能物质，最后与元婴、主元神合为一体带走。“石头是分子造的，那么也就是说人的身体也是。假如你们把人的最表面物质身体修成的时候，不就自己带着这个根本的保障了吗？走到哪里你都不会受这个限制了，但必须得做到层次中要求的纯净与圣洁。”“未来的神真的神起来了”“而我今天要做的不只是叫你的身体表面的改变，也不只是将来在人间这儿人真正能修成三界外的神了，而是整个宇宙体系的圆容。”（《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这个身体承载的使命这么重大，怎么完成这重大的使命，三界中那么多的生命的参与都要争夺身体的主宰权力，怎么办？“人是靠主元神主宰着”（《转法轮（卷二）》〈佛性〉）“主元神主宰身体，说了算。”（《转法轮》）师父把权力给了主元神，这就是法！生命都得照做。

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拥有的这个身体，是用来拯救宇宙的，我们都要珍惜他，看好他，不能叫任何不正的生命操控他。

3、主元神与肉身的关系

主元神来自极高极高的境界（神界），下到三界，显现到人间必须有人的肉身，像一件衣服一样的穿上。肉身是三界内的物质构成的。

名、利、色、气也都是三界内的物质因素，是在两亿年的轮回转生中积攒起来存于肉身中的，真我（主元神）来自那么遥远的天国世界，那么高的境界，真正的我们自己是这些东西的，就连刚刚出三界的神都没有这些东西。

因为任何物质都是生命，都是活的，所以存在于肉身中的生命都会有各自的表现，而这种表现也都是旧势力两亿年前就安排好的，在今天的正法中，这种不正的表现又会被旧势力放大加强。这些不正的生命就是通过发出不正的思维反映到大法弟子的头脑中而参与干扰正法的。当这些不正的思维念头反映

永久的遗憾。所以，得知 F 离世的噩耗时，他失声痛哭、追悔莫及！

4、周围同修没能按照师尊的教诲正念对待出现病业的同修，加大了他们的难。

我们是一个整体，同修出现严重病业或离世，都与我们的修炼状态有关；但是，一些同修往往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和责任。除了前文所提到的由于一些同修法理不清给病业中同修造成的影响外，还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人心浮动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师尊早就告诫我们：

“出现什么问题大家都心不动，每个学员除了作为大法弟子我能帮你我就帮，没有什么可浮动的；我帮不了你也要正念对待这个问题，该做什么做什么，不用人心去执著，不在思想中加深这些问题，关系都摆的很正，没把它看的很重，非常平静。旧势力觉的太没意思了，这些人不动心啊。这些人都不动心，这有啥意思哎？不管了。他病业一下又好了。”（9）。但是，很多同修都没有做到师尊所教导的那样，而是人心浮动，给了旧势力加大迫害的借口：他（她）修的很精进、“三件事”做的也不错呀！怎么能成这样呢？我有没有危险呀？……。正如师尊所说：“那旧势力就说：我这件事干对了吧？我让他病业这么严重的目地就是为了检验他们是正念还是人心，我们干对了吧？你看你的弟子这些人心都返出来了吧？有这么多的人心返出来，得针对这些人心去弄。从而加大那个学员的病业，看你们还修不修了。”（9）

二是没有给病业中同修以正确的帮助。虽然很多人都曾给病业中的同修许多关照，也帮助发过正念，但帮发正念的人可能就缺乏正念。例如，一看到病业中同修的严重情况，心里可能发出了“呀！她快不行了”的感叹，能给同修发出正念吗？真正帮同修就应在法理上与病业中同修切磋，坦诚的帮他（她）向内找。但是，往往因为情的执著，就忽视了帮助同修的机会。就像前文提到的 H 同修，如果能放下人心（主要是

情），在 F 住院前或住院中把自己看到的关于 F 的执著、人心告诉她，可能事态会有转机。当然可能就没有 H 悔恨自己而失声痛哭的那一幕。

5、在帮助同修学法交流时不能正确、全面的理解和表述相关法理，致使魔难中的同修被误导而未能闯过病业关。

大法是严肃的！对于处在病业魔难中的同修，我们帮助他在法上提高时，首先自己法理要清晰，同时弄清对方误在什么地方，有针对性的和同修一起学法背法，并进行深入交流和切磋，以不断提高对师尊有关法理的认识和感悟，从而打开对方的心结。

但是，有的同修却没有注意到帮助同修时从法上认识法，而是用自己的不完全准确甚至错误的理解去和病业中的同修交流，这样以来，对那些学法不深、正念不足的同修，不仅不能帮助他提高，相反起了误导作用，加重了同修的魔难。

比如与病业相关的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吃东西的问题。师尊对修炼人的要求是：“食而不味 口断执著”（8）。在讲到济公吃肉的问题时，师尊说：“其实真正去掉那个执著心，为了填饱肚子吃什么都是无所谓的。”（7）但是，常听到有同修说：“修炼人吃什么都是无所谓的”，有的甚或还随便加上“师父说的”。这种忽略“真正去掉那个执著心”的前提、对法的不准确的表述和理解，不仅是对师、对法的不敬，说实在点也是有意无意乱法。而有些同修就用这种说法为自己各种馋嘴、爱吃的执著找借口。

A、D 以为吃什么都无所谓而引发了血糖高的病业状况住进医院，大夫叮嘱 A 少喝稀饭，叮嘱 D 少吃甜食。A 以为爱喝稀饭没什么关系，其实是忘记了师尊在《转法轮》中用“豆腐泡酱油”的例子来说明什么东西吃多了也会产生执著的法理；同修针对 D 爱吃甜食的执著劝她：“年纪大的人都忌讳高糖、高盐、高脂，因为这‘三高’对人身体有害，您应少吃甜食。”她却说：“我们和常人不一样啊，有师父管呀！”这种心理和师尊所指的：“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

左右正法的邪恶安排。很多修炼人在去除色欲中修的很辛苦，我体会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承认自己有色欲，没有真正把自己与其彻底分开，真正的我们自己是纯净的，没有色欲的。

一、正确认识人的身体（肉身）

1、创造身体

这个身体最初是怎么来的呢？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在这个层次中，这个人就应该毁灭，消灭掉了。可是那些大觉者们出于大慈悲心，就特意造出了这么一种空间，就象我们人类社会这个空间。在这个空间，给他多了一个人的肉身，多了这么一双局限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看物体的眼睛，也就是掉在迷中来，让他看不到宇宙的真相，而在其它空间中都可以看的到的。”“有这个身体，就让他来吃苦。人在这个空间要能够返上来，道家炼功讲返本归真，他要有修炼的心，就是佛性出来了，把这颗心看的最珍贵，人们就会帮他。”

从中可以看出，大觉者最初造就这个身体的目地是叫人修炼，返回神界的，因为要想修炼就必须有这个身体。可是这个身体一造出来，不同层次的生命就看到了，都各怀心腹事，各自盘算着为自己所用。

外星人看到了，眼馋的不行，处心积虑谋划着要占有这个身体；各种有点本事的动物也盘算着通过附体的方式得到功、灵气或提高层次；副元神也想占上个身体修行，以达到自己的目地；许多阴鬼败物也要通过操控人体放纵欲望，以满足其色欲。而迷中的世人本身也不知道这个身体的真正作用，为达到美容、健康、强壮、延年益寿而费尽心机折腾这个身体。不同层次的生命从身体中川流不息，都会对这个身体产生影响，左右它。真是“尔要它要 可悲可笑”（《洪吟二》- 看好）然而这个身体绝对不是为它们建造的。

2、造就身体的真实目地

造就这个身体的真正目地，巨大内涵，只有师父在这次正法中才揭示了谜底。这个身体是为正法所用的，它关系到未来

的理解并永远铭记师尊的谆谆教诲：

“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佛性。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12）

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注：

- （1）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
- （2）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走向圆满〉
- （3）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 （4）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 （5）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一三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 （6）李洪志师父著作：《洪吟二》〈别哀〉
- （7）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 （8）李洪志师父著作：《洪吟》〈道中〉
- （9）李洪志师父著作：《洛杉矶市法会讲法》
- （10）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讲法〉
- （11）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一五年纽约法会讲法》
- （12）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一》〈警言〉

解体色欲

大陆大法弟子

色欲是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弟子的，用来迫害大法弟子从而

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8）不是一个道理吗？后来，A、D两人都因为高血糖并发症而导致离世，大夫说A的血糖最后高的令人吃惊。

另一个是关于去医院的问题。师尊在多次讲法中都阐述了用正念闯过病业关的法理，鼓励学员走出人、走向神；同时也讲了真的过不去病业关时可以去医院的问题。

“弟子：无论是恶人还是另外空间的邪灵迫害弟子很严重时，有些弟子去医院采用了一些常人的处理方式，打针吃药进行缓解。这是否对修炼人的身体破坏很大？还能修吗？在没有摆脱邪恶对身体迫害的时候，常人的手段是否可以采用？”

师：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的住、什么都能做的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鼓掌）

早期我就对你们讲过，我把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地狱里除了名了，常人人人都在那里的名册中有名。大法弟子以前在地狱名册中的名字我都给你们勾销、叫地狱除名，那里面没有你们的名。也就是说呢，你根本就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你已经不属于常人了，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在你身上发生的这个病业的反应是过关，表现上一定是病业的状态，绝不会是神得病的反应。那你要用正念去对待，因为你是修炼人，所以那绝对不是真病，可是表现出来又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你知道旧势力怎么想的吗？它想，噢，你这个当师父的把这病业的法讲的这么清楚。是的，我当年面对学员很难过病业关时，我把这方面讲的真的很清楚了，在座的学员也都知道。可是法理讲的再清楚修炼的难度不会因此而变小，甚至可能严，比如表现上只是悟到了还不行，要正念正行才可以。修炼中正念不强就关过不好、会持久，而且达不到正念强也会使信心受挫折，因此不是有的人失去信心甚至邪悟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就想叫师父把法再讲透，对法理没有坚定信念的学员，这并不能代替你修炼。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对正念强的、

明法理后会更加坚信的大法弟子，什么关都能挺过来。

但是反过来讲，说我是新学员，或者是自己也不觉的太够精進，有病还是去了医院。那去就去，就算是修炼过程吧，以后修的更好时渐渐就明白怎么做了。修炼总得有过程，总得给人机会。当然精進的就不用说了。觉的心里没底的，你去了师父也不能说啥。修炼中每一步都走的很好，这个人那谁都佩服，神也佩服，师父也佩服。如果一个弟子大步流星的就圆满了，（众笑）一个跟头没摔，（众笑）我告诉大家呀，这个人可能是神；（众笑）再一个可能就是当师父的没给安排好，关都太小，他都走过去了。所以安排那关往往都是只要提高就能过，你不提高就不能过，基本都是这样。做错了也只能说是修炼过程中的一个状态，不能说这个人就不行了，也不能说这个人就是这个状态了，这只是过程中的状态。说有的时候我是真的正念不足，真的也挺不住了，这怎么办？那你就去吧，（众笑）是的。（笑）那就去医院好了。

道理是这样讲。一个神仙怎么能叫常人看病呢？常人怎么能看了神的病呢？（鼓掌）（笑）这是法理。可是往往表现出来你真的是没有那么强的正念、把握不好的时候，那你就去好了。心里不稳本身就没达到标准，拉长时间也不会发生变化。为面子坚持更是执著加执著。这时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去医院放弃过关，或是把心一放到底象个堂堂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悔、去留由师父安排，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神。”（9）

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感悟到：修炼人虽然同学一部大法，但对法的理解层次不同，精進的力度不同，修炼的境界不同，因而在过病业关时，表现出来的状态也不同，甚至差异很大。但是，有同修却只表面化的简单的强调“大法弟子决不能去医院”，既忽略了帮助同修从法上提高对病业的认识，引导和鼓励其用强大的正念闯关，也没有考虑同修的实际修炼状态，只要求同修在正念不足、消极承受的状态中咬牙强制过关。这种“拔苗助长、欲速不达”的办法，其结果也只能是南辕北辙，离修炼的目标越走越远。

在这种说法的误导下，有些长时间过不去病业关的同修明知自己正念不足、挺不过去时，却为了面子坚持，反而耽误了自己。例如：当同修们看到早把自己压成糖尿病的 B 同修身体已很虚弱、劝她上医院时，她却说自己不是病，不去医院；三天后在休克状态下被女儿送到医院时，已失去了抢救的机会；G 同修一直没有放下自己有冠心病的心，却拒绝家人劝他去医院的请求。离世前在公交车上偶遇一位中医大夫，警告他必须立即上医院，他没悟到这可能是师尊借大夫之口的点化，一周后他猝死在别的同修家里。

我写此文不是在指责那些同修，更不是有意挑剔离世同修的不足，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在反思自己。目地是希望通过对同修离世问题的思考，进一步认识学好法、明晰法理、增强正念的重要性！

病业关，说到底还是心性关。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不管是司法迫害还是病业迫害，形式不同，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要摧毁大法弟子对大法的正信和正念，使你失去得救和得度的机会，从根本上毁掉你这个生命。过病业关的过程，对大法弟子来说，是一个走出人、走向神的过程，也是一个同化大法的修炼过程。师尊早就教诲我们：“你们的学法能学的好和不好，那是你们走向圆满的根本保证，那是你们能够脱胎出来的根本保证。”（10）“如果你能够一直在法上，一直没有放松自己修炼，你会发现你所有做的事情就真都象一个修炼人在做。那是能够完成大法弟子使命的根本、根本保证，所以你们不能够离开法，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够放松对自己的修炼。”

（11）

有的同修在旧势力设置的病业关难中或者深陷泥潭而不能跳出，或者中枪落马而失去肉身，大都是由于学法不深、法理不清，而造成正念不足、执著不去，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了大法弟子修炼中永久的痛心和遗憾。

让我们从对病业中离世同修的沉痛怀念和反思中，更深刻